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書管見

目録

卷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張東愚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金上虞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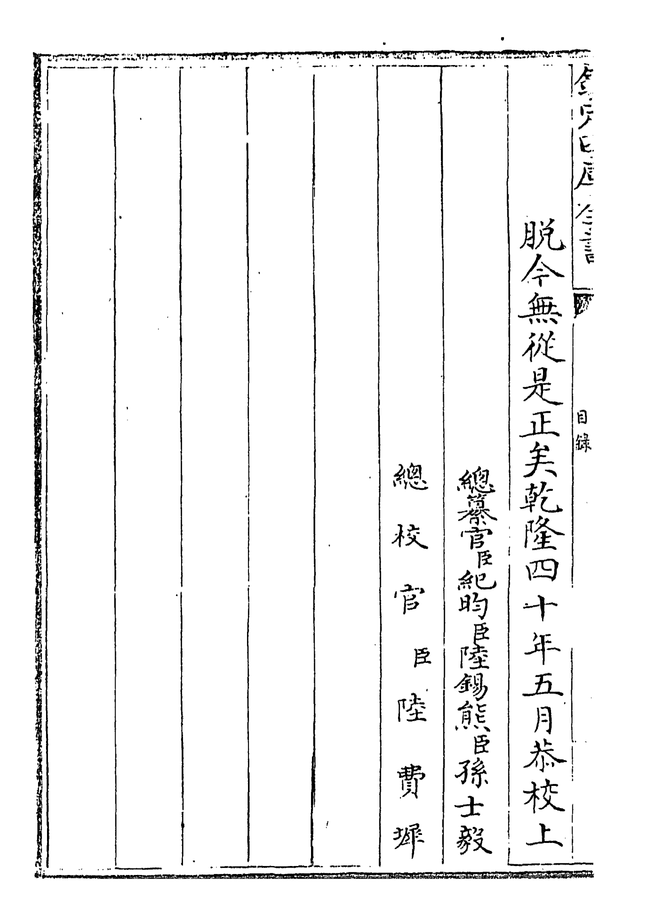
讀書管見目錄　　　書類

卷上

卷下

臣等謹案讀書管見二卷元王充耘撰充耘字耕野以書義登進士二甲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以授徒乃成是編自宋末迄元言書者率宗蔡氏充耘所說皆與蔡氏多異同觀其辨傳授心法一條可知其戛然自別矣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

緣起本為一篇故曰虞書謂象以典刑為仍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為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糾正而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為強詞分別觀之棄短取長可也又禹貢篇内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觧原跋稱此書得之西皐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當時訛



脱今無從是正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書管見卷上

元　王充耘　撰

堯典

堯典謂之虞書

傳云或以為孔子定堯典為虞書蓋非孔子不能定也何以明之堯典紀堯之事甚略其始皆作書備稱頌賛之辭中間不過分命羲和作歴一事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又皆為禪舜張本堯在位七十載其可紀者獨此

事乎若舜則自側微登庸攝政即位涖政命官以至其死備載於篇以此見堯典不過舜典之起頭耳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此正古書本是一篇之證也如此則此為舜而作不為堯而作安得不謂之虞書乎傳者云因作於虞史而為虞書非的論也費誓秦誓豈作於周史乎舜典作於夏史何以不曰夏書乎

九族既睦

既字當訓作盡字如既月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當作一句讀與敬授人時作對葢日月星辰即所以為天其行度有遲速莫不出乎天然測候者當謹順之而已不可妄為穿鑿也

分命四仲

分命仲叔四節傳者謂歷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驗之者非也上文歷象授時者總語以大綱此下方詳告以其故也賔日是歷象日星鳥是歷象星以殷仲春却是

授人時餘三節放此然此四節是正四時乃作歴之常道别有活法存焉所謂活法者置閏是也故有閏方能定四時成歳不然則前所謂春者非春夏者非夏矣若謂歴既成而頒布則置閏豈當在頒歴之後乎

疇咨若時登庸

疇咨若時登庸與疇咨若予采作書者變文言之職任初無大小葢堯之所訪欲得可禪代之人而用之故一咨而得丹朱再咨而得共工三問而得鯀皆不勝任至

舜然後稱所舉焉故前三節皆為禪舜張本職任那得有大小邪

堯禪舜

堯欲得可禪之人而放齊舉胤子朱蓋乂有天下傳之子此親親之常道丹朱不稱然後驩兜舉共工而云方鳩僝功蓋以為親者不足取則莫若視有功者與之尚功次於尚親故也共工以靜言庸違棄則因洪水而曰有能俾乂讓于四岳則否德蓋功不足取則尚能能不

足取則尚德尚德以為傳賢賢者有德故也然尚親尚功尚能皆不及舜惟尚德而後舜不得辭焉蓋舜雖側微而其聲實已孚於上下堯固已心擬之矣然草茅微賤無因而至前固雖加訪而衆論之所舉者皆通顯在位及其有揚側陋之命然後衆始舉之此見聖人作事周密授舜雖出乎己意而舉舜必待於衆言蓋舉天下授之匹夫非詢謀僉同未有不基禍亂者子之子噲是也

堯試舜

堯欲試舜獨不可使臣下妻之以女而妻以己二女何哉蓋道不出乎五倫其處父母兄弟則善矣未知其處妻妾何如也故復以此試之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以匹夫而妻帝女又且二人焉此其難處有甚於頑父嚚母傲弟者於此而能使之和洽焉則推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凡人處順境易處逆境難堯蓋悉以逆境覘之也

舜典

舜典與堯典本合為一篇篇首二十八字蓋後人偽增也故其文上下皆不相蒙

重華協于帝

重華協于帝一句是總言下文是申說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以八字賛舜之四德故云重華與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徽柔懿恭聰明齊聖之類皆以一字為義者不同下文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協于帝之實也蓋非謂

其光華可合於堯言其德有契乎堯之心不然何故命以職位也此是古文尚書手脚如所謂允德協于下亦然下文實之以子惠困窮民服厥命因有不悅蓋子惠即所以為允德民無不悅即所以為協下也

慎徽五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非是為司徒蓋此兩句接連試以二女之文通上文父母兄弟妻妾而言舜能使瞽叟底豫象不格姦二女協和家道雍睦是舜能慎徽五典而

五典克從者也蓋人道不出乎五常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矣納于百揆百揆非一官也即後面九官之事以其為事不一故云百揆耳司徒固在其中也堯以朝廷之事悉委諸舜是納于百揆也舜任賢使能而無事不理是百揆時敘也堯以統御諸侯責之舜舜委任四岳得其人是賔于四門而四門穆穆也蓋堯知有舜而已舜自擇岳牧九官與共事及其成功則固舜之功也

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止　舜讓于德弗嗣

詢事考言言可厎績則堯初得舜亦必使敷奏以言然後歴試以功但其言不可考耳舜讓于德弗嗣傳引後說為優若云讓于有德之人而弗嗣則不應即以受終繼其後

受終文祖齊七政止類上帝輯五瑞

舜以正月朔日受終即觀象祭告然後會諸侯先神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然以事理推之新君攝位重事也四岳必先期徧告於諸侯諸侯必豫期會集於京師以受

命於新主故云既月乃日覲岳牧頒瑞羣后盖既近月終乃以一日受朝賀之禮即散遣諸侯至二月則東廵狩矣輯五瑞雖言於祭告之後盖作文序事不得不爾然豈待此時而後發命徵名邪豫期召集一日受朝以後世大聚會朝賀推之可見豈有以一人之尊而逐日與諸侯相見以盡詢察禮意則為其上者不亦勞乎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此仍舊文為是傳者欲移置肆覲東后之下恐未然盖

聖人巡守所至之處祀神祇朝諸侯考正朔同制度正禮樂使諸侯不得變易禮樂改制度耳故舜典所紀皆其大凡未暇及其細碎若東后執贄之物悉書於册則當時柴望祭告籩豆鼎俎之類何不亦紀之乎

格于藝祖

文即藝藝即文故藝祖即文祖非二人也作書者變文言之耳

敷奏以言

奏言試功旌以車服此特總叙聖人統攝諸侯之道非必並用於來朝之時也古者三載考績豈得言下即考其功且試以事功亦非考功之謂也

象以典刑

象非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蓋罪有小大故刑有輕重刑所以倣象其罪而加之耳

象以典刑一段是立格例流共工一段是斷例

舜受終之後覲象以齊七政是整齊天時祭告是交神

明朝覲廵守是整齊人事封山濬川是理地道末後至制刑用法而終焉見舜自得位之後天地神人之事一切經理皆遍其規模廣大綜理周密真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詢于四岳

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蓋四岳統四方諸侯其來各以方至故當闢

四門以接之敷奏以言聽之者四岳也明試以功察之者四岳也故當明四目達四聰不然則察於東而昧於西詳於南而略於北矣若以詢四岳非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人無乃欠一人乎

奮庸熙載使宅百揆

舜即帝位則天下事功何乃欲求宅百揆以熙帝之載蓋作書者紀其命官之辭於即位之後而其咨命實在登庸之時其時堯為天子而舜執政故也且舜欲得人

以宅百揆而衆推禹為司空則司空以下百揆也不然則自后稷以下皆有所命之職業而百揆獨無職守何邪傳謂禹以司空兼百揆經無兼官明文其所命不過曰汝平水土其與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敷五教汝作士汝共工何以異哉盖為治莫先於平水土以定民居其次播百穀以足食敷五教以成性明五刑以察姦作什器以利用其餘功及於草木鳥獸使亦得以遂其性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

納言以杜讒邪以相與保治功於無窮而已是此九官所職者不一所以名之為百揆也豈於九官之外他有百揆者乎堯納舜於百揆而揆叙即此九官各稱其職之效也傳者以為舜即位而命官故禹稷契臯陶之命有所不通則以禹為司空兼百揆餘三人不咨而命者中命舊職其他咨於衆而後命者為新命之官益烈山澤與禹治水同時故禹自言曁益奏庶鮮食令益作朕虞咨諸衆而後命豈亦中命舊職邪稷契臯陶既久在

位而黎民之阻飢蠻夷之猾夏五品之不遜自若乃猶申命使仍其職果何取於此三人邪

垂讓殳斨伯與益讓朱虎熊羆其下皆云汝諧傳引史記云朱虎熊羆為益佐則前殳斨伯與亦當為垂之佐意謂汝諧者使共此職非也禹讓稷契皐陶而用稷契皐陶伯夷讓夔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讓殳斨伯與而未嘗用殳斨伯與故各言汝諧言惟汝可以宜此職

爾他人不能也泛言咨四岳證以堯典疇咨可見

典三禮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五禮以吉禮居先舜命伯夷典禮而止言三禮盖舉其重者言之耳

典樂

詩言志至律和聲是語以作樂之曲折八音克諧至神人以和是期以樂和之效驗聲依永謂以輕重清濁分為五聲而永言之歌方有所依據盖以五聲足以括盡

人聲之高下也

咨二十二人止分北三苗

欽哉惟時亮天工是語言之告戒考績黜陟是法制之維持庶績咸熙是陟明之效分北三苗是黜幽之效蓋二十二人皆有功可陟其不即工而可黜者僅三苗而已

舜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為廵守而死之說為是以後面周公敎成王

以詰戎兵陟禹跡推之可見蓋欲成王整黜六師巡守方國則以陟方為巡守何疑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

文命敷于四海一句是總賛大禹猶賛堯而曰放勲賛舜而曰重華協于帝祇承于帝曰所以起下文與上文不相屬若云禹既已布其文敎於四海矣又能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則誤矣

嘉言罔攸伏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三句是已然之效稽于衆以下方是本夫言之所以伏而不達者以上多自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之所以有遺於野者以困窮而無勢援者不得進用萬邦之所以不能皆安者以鰥寡無告之失職耳有能稽于衆而又舍己從人則善言豈有隱而不聞者宜其無所伏也能不廢困窮則未至於困窮者可知矣宜賢才之無遺也能不虐無告則未至

於無告者可知矣宜萬邦之咸寧也然而此豈易能哉非聖人不能及也故曰惟帝時克

儆戒無虞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一句是總言下面曰罔曰無曰勿皆是備言其戒懼之條目末後四夷來王一句却是極言其效驗百志惟熙凡百所向必要光明俊偉慎勿甲闈汙濁亦條目中之一也盖大者可以枚舉故一句說一事小者不可悉數則以無怠無荒總之怠以心言

欲其無一念而不戒飭也荒以事言欲其無一事而不戒飭也

戒之用休

戒之用休是誘之以賞也董之用威是懼之以刑也勸之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壞也

禹讓臯陶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讓天下於禹而禹獨讓之臯

陶而不及益稷契何也有虞之朝教養萬民而納之於善者禹之功糾之以刑而驅天下之人使為善者臯陶之功禹則啟其為善之途順而導之也臯陶則閉其為惡之路逆而驅之也二者相須其功相埒故禹自以已之功德不及臯陶而欲舉天下讓之臯陶焉其實臯陶之功安能勝禹使禹功未叙刑將安施若益稷契則皆佐禹以成功盖同功一體之人也已為首既自以為無功矣若推其佐則已又安得以無功而辭

舜禪禹

堯欲得可禪代者衆因各以所知爲薦或欲尚親則舉胤子或欲尚功則舉共工或欲尚能則舉鯀至尚賢而後舉舜舜讓禹則不待人言兩言惟汝賢則尚賢無賢於禹者矣不矜而人莫與爭能不伐而人莫與爭功則尚功尚能又無有過禹者矣故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蓋因人事以知之也

精一執中

惟精惟一兩惟字乃其用功之方精與一盖其效驗猶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其工夫全在思惟上明與聰非用功之謂也至於允執則猶中庸固執然確然執之而不摇奪正其用功所在若謂信能執其中則是稱美之辭而非戒勉之意堯告舜以允執厥中豈亦是稱美其信能執中也邪况下文所謂勿聽勿庸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可願無非教其用力持守而所謂中者豈真有高遠難行之事非聖人不可企及邪今恒言俗語於事當

其可者則謂之中其不可者則謂之不中雖愚夫愚婦皆能言之又何有傳授心法之祕

枚卜功臣

禹欲枚卜功臣而從其吉帝則以為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令人謀既順則鬼謀無不合矣故曰鬼神其依其者必之於將然之辭也所謂卜不習吉者言縱使卜之亦必汝吉無第二人再吉者盖以此杜其枚卜之言耳而非謂已嘗卜吉也若已嘗卜禹安得又有枚卜之說乎

禹征苗

三旬苗民逆命言兵力服人之難也七旬苗格言德化感人之速也夫以兵力服人宜如摧枯拉朽然朝至而夕服矣而遷延一月更一晦朔天道既一小變而猶未服何其服人之難以德化人宜若恍惚汗漫而不可以歲月計功也然僅七旬而有苗來格蓋不逾時而屈伏焉何其服人之易也

禹之征苗雖曰奉辭伐罪既數苗之非則必矜己之是

猶未免有自滿之意此苗所以不服也故益勸之使還
兵而增修德教庶幾不戰而屈人所謂謙受益也禹
從其言而班師舜感其言而大敷文德但知舞干羽于
兩階而不復謀動干戈於遠國置有苗於度外而彼自
來格焉於此見德如帝舜而猶未嘗有自足之心而恃
威武以屈人誠不若德化感人之易也若曰舜之德不
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其來也
適當其時則益之言為空言而聖人以德服人之實全

索然矣況上言舞干羽而下言七旬來格安見有苗之來適當奏舞之時邪

堯舜禹禪授

堯授舜舜授禹皆使之真即帝位而自己退閒猶後世以天下授之子而已稱太上皇耳而說者謂堯舜仍為天子國有大事猶禀命焉盖執孟子荅咸丘蒙之說以為據耳今以書考之乃殊不然舜既受終祖廟祭告神祇又朝會諸侯巡守方岳是已正名為天下君矣而堯

仍為天子於上世豈有二天子邪使舜仍北面於堯而就臣位則不知祭告神祇當以何者為稱呼而朝覲諸侯之際將南面以君禮見邪抑猶與諸侯比肩而北面也邪

禹謨古文之辨

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疑蓋禹與臯陶舜三人咎辭自具見於臯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

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
雖各自陳說而首尾荅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
無敘其間只如益賛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
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
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
事謂其禀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
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
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

精為治克己布政使所為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之所能果能之則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傅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傳授心法之辨

堯命舜允執其中其說見於論語今推其意若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者言已之禪位出於天非有所私於汝也允執其中猶言汝好為之凡不中之事慎不可為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若所為不中而致百姓困

窮則汝亦休矣葢古人授人以職位必有警飭之辭如舜命九官皆勉以欽哉之類欲其知所戒慎而不敢縱恣云耳大舜聖人也豈有蹈不中以亡天下然古人兢業自持日慎一日訓飭之語觀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則堯之戒舜豈其過哉

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中目之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指人之賢不肖言之也

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爲一方言遂以爲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者蓋言治心之法耳其意以爲人能操存制伏此心使之無過不及然後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受其説固若有理且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學之士於道未知向方必有先知先覺之士爲之開示蘊奥則可舜自側微以至徵庸觀其居家則能化頑嚚

傲很者使不為奸命以職位則能使百揆時叙而四門穆穆過者化存者神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蓋未聞執中之旨也而所為已如此豈其冥行罔覺邪抑天質粹美而暗合道妙邪迨即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自授受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為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即命禹治水則禹生後舜不過十餘年耳舜耄期而後授禹則且八九十矣使禹果可聞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

晩乎且舜之稱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禹所陳克艱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間而其言無纖豪過差者此豈猶昧於人心道心而行事不免有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邪方其未聞也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既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則謂此為傳授心法者吾未敢以為然也仲虺告湯以建中于民成王告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成湯聖王蔡仲賢臣猶或可以與此盤庚告羣臣以各設中于乃

心盤庚之臣皆傲上從康總于貨寶者亦得與聞心法之訓何邪葢嘗論之堯之告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無所增損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為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為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為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葢皆為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

視聽言動盖教學者不得不爾而亦以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顏子之明健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學之士動作不循禮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為乎抑姑聽之待其至顏子地位而後約之以禮也是其為說固有所不通耳孟子叙堯舜至於孔子以為見而知之韓昌黎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聖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其轉相付授然耳豈真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衆人公共之物雖愚不肖可以

與知能行而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也湯文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邪若謂其可傳則與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道者不如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今人亦推崇以為其師弟子密相授受而以為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為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為一如此為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以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之也盖夫子恐曾子以為己之道施

於已是一般施之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人成己為忠成物為恕人己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喻其意而曾子曉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即其實以曉之知忠恕出於一致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與子貢論多學而識而告以予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言我之道是人己一貫彼則言余之於學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云爾

臯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止 敬哉有土

無教逸欲而兢業萬幾言當勵精圖治無曠庶官言當任賢使能惇典庸禮是先之以教化命德討罪是輔之以賞罰以民之視聽好惡為天之聰明明威是存心敬畏如此安民而民不得其所者未之有也楊氏謂天叙有典而下為安民之事者非

思曰賛賛襄哉

傳者謂思曰之曰當作日以益稷篇有思日孜孜之語故也然作曰者是而作日者非蓋臯陶純乎臣道故言自云有功則吾豈敢吾所思者亦曰助君以成功耳若云思日孜孜則不成文理且無意義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臯陶陳謨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予何所言所思者日孜孜而已猶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臯

陶有如何之問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是故予乗四載隨山刋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懋遷化居然後烝民得以粒食萬邦遂爾作乂此豈空言所能辦邪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臯陶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傳者謂禹述其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保治功恐經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

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爲鮮食此爲艱食

安汝止

人主之患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幾惟康盖平其心以慮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道以匡正之既内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而有爲要足以大應天下徯望之志而後可盖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猶無益也人君

舉動如此可謂慎之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申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者此之謂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止帝曰吁臣哉鄰哉

禹陳謨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謨則曰臣哉鄰哉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

臣作朕股肱耳目

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

制禮審音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為治之大要也帝欲
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
是象乃倣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盖象字不可為句斷
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
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便以為樂律有長短
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乎此以觀其果
治世之音歟抑亂世之音歟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
曲譜而成樂矣猶今人弾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

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

庶頑讒說

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小人與君子雜處其頑讒之態度不彰則其心不知愧恥故以射侯明之射而不中則德不若人為可恥矣明之以射侯而猶不知愧則從而撻之撻之辱甚於射也撻之而不悛則識其過惡於簡冊蓋撻之辱僅見於一時而簡書之紀載將遺臭於無已

其辱又甚矣若此者豈憎惡其人哉盖盛世皆為善之人而為惡者無以自容非誅殺則流竄能全其生者寡矣故聖人用此以激勵而教之使知遷善庶幾得以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然恐不得保其首領矣

工以納言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古者以樂教養人故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周禮亦使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教之而改則薦用之不改

則刑之而非謂使樂工颺頏讒之言以觀其改過與否矣

光天之下

上文帝患庶頑讒說故此云誰敢不讓與讒說相應敢不敬應與頏字相應蓋化天下莫如舉賢而致賢又莫如修德己德既盛則賢者自來用賢人則衆人自勸到此時人無不濟濟相讓矣豈復有讒說哉人皆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矣豈復有頑不即工也哉

州十有二師

州十二師即所謂十二牧也以其養民則謂之牧以其爲民師則謂之師非十二牧之外又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也

簫韶九成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雖曰尊異靈瑞故别言之然其言亦自有意蓋謂祖考子孫同一氣人又有血氣心知尋常鳥獸皆目前所有一聞樂聲之和爲之感動固其宜

也若鳳凰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後下世所不常有也豈容易感之使來哉故必九成而後至也盖陽數之極於九而樂陽聲也作樂而至於九成則樂之和至此極矣感物而致鳳凰則感通亦至此極矣

帝庸作歌

帝作歌則先股肱欲倚重於其臣臯陶賡歌則先元首以責難於其君所謂颺言者乃歌之漸非大言而疾也與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同盖有韻則為歌無韻則為

言而兩語皆以欽哉係其後有咏歎歌颺之意亦歌之類也臯陶以為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耳率作興事者分職授任如咨命二十二人是也屢省乃成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是也能如是則可謂之明君君明則臣不敢欺而思盡其職庶事自各就緒矣苟為不然而欲下侵衆職則元首叢脞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辦哉萬事之墮固其宜矣

禹貢

篇首敷土奠高山大川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敷土者盡鯀以土湮水禹遂敷分而疏導之然後隨山刋木以治水之發源既乃定高山大川以分别州域若云敷土而分别九州則當以奠高山大川居隨山刋木之上今次序不然故知舊説未當

九州貢賦

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覲甸服百里賦納總至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可見蓋貢者土之所宜賦者田之所出九州之賦必皆歲輸京師然後可比較其多寡若諸侯各私所有則朝廷安得而知其總入之數邪文王為方伯而庶邦惟正之供則所謂萬民惟正之供者必非止於畿內也

南北方言

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流水通呼為河南方止水深濶通謂之湖北方止水深濶通謂之海子

碣石河道

傳據程氏以為碣石已淪入海九河亦為海水所漸而謂平州正南石山尚在此即碣石或者以為今谷口御河入海處北岸有石山聳立狀如小孤山北人呼為碣石古人嘗鐫銘其上揭先生亦嘗刻詩石間御河水自衛輝彰德而來過臨清東光滄州長蘆至赤谷下海湍流黃濁與黃河相類或云此正古黃河道謂之逆河蓋以海水逆潮而得名其上合流如滹沱易水之類通有

九水又與九河相應而自海道入河者碣石亦正在右轉屈之間其與夾右碣石入河皆相脗合至於平州正南別無石山在海中者不知昔人何據而説此豈亦未嘗見而云爾邪又為朝宗所説案此説有理但於播為九河一句説播字未通尚欠考訂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兖州田賦作十有三載乃同者葢當河下流又有九黄河衝冒受患最深其用功最先而成功獨後水平之後

田地既可耕作矣又必優之十二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之供輸於公上比同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

嶧陽孤桐

梧桐非可以作琴瑟嶧陽之桐乃枯桐樹耳

錫貢

厥包橘柚錫貢與錫貢磬錯以為非常貢待錫命而後貢恐尚未然錫者上與下之辭而納錫大龜禹錫玄圭

師錫帝曰皆以錫書盖大龜為國之守器禹告成功是
為舜成百世之功衆舉舜是為天下得人皆非常之事
故變之而亦不以常辭書獨橘柚磬錯謂之錫貢有不
可曉若謂口腹之欲待錫命然後貢則淮夷貢魚豈非
以充口腹者邪謂磬錯非常貢則泗濵貢浮磬青州貢
海物惟錯何不待錫命邪

錯賦

錯出之賦止於揚荆豫梁豈惟迤南四州田有一易再

易而東西北三方田皆可歳耕者也是亦有不可曉者

三苗

舜竄三苗說者謂驅逐禁錮其君長然共工驩兜鯀皆言其名獨苗之君長不名而謂為三苗是固可疑舜典又謂之分北三苗禹貢又云丕敘臯陶謨又云何遷乎有苗呂刑又云遏絶苗民夫謂之分北則必非止於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於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絶苗民則亦不特遷徙其君長而已此必并其國人俱

徙之也左氏記四凶而指為一人固已訛矣流放竄殛變文耳其實皆遷徙也猶之命官一也而曰詢曰咨祭祀一也而曰類曰禋曰望曰徧皆作書者錯綜用字謂其罪有小大而刑有輕重者非也帝舜平生加刑於人此四事為大故作書者取而類記之而非謂其一朝罪四凶也後世不察遂以為舜誅四凶皆攝位時事故於禹征有苗處說不通遂以為三苗乍臣乍叛寧有此事邪夫三苗既匪在朝之臣舜得不動干戈執其君而竄

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何邪蓋苗頑不即工故征之來格而後分北竄從之所謂臯陶施象刑則加以流竄者是也豈施以刑不服而後征之邪然既懐之以文德而來格苗則已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咎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謂乎聖人必不爾也蓋征苗而苗格此出安國古文與舜典益稷臯陶謨相牴牾此必漢儒傅會之辭不可盡信

導山

禹貢有導山導水水非疏鑿不可山豈待疏鑿而使入海耶而導岍岐則終以入海何也舊說以為山逾於河者固非是今傳者以為禹逾於河似矣而下文至于碣石入于海豈亦禹入海耶蓋當洪水懷襄平地無非是水不復知有河道故禹先隨山刋木以決導之待其水落土出然後河道可見於是從而決九川故導山即所以導水其言入海固宜但其所導之山皆是衆水發源與水道有相干涉者非泛然視其廣博高大者而導之

也如岍岐是黄河所經大岳是汾水所出王屋是濟水所出鳥鼠以導渭熊耳以導伊洛桐柏以導淮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可以見漢水之源流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可以見江水之脉絡但其所謂逾于河所謂至于某者又若不專指水言者尚欠考訂

敷淺原

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

地不為高山可知禹貢導山即所以導水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曾用工者則録之若謂其所表見諸山必其高大可以辯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嵩山揚州則若舒州之灊山江東之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緜亘皆數百里何故略不載紀邪

導水次序

禹貢導山水皆自北而南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者也故導水先言河

次漢次江濟與淮雖能入海而其源短故居其次渭水洛水皆不能入海者也故居其末

漢江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於漢水言南入于江江漢朝宗于海各見其首尾故於漢水言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於江水則言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然於漢水言南入江則江水北入漢可

以互見矣於江水不言會于漢而曰會于滙則漢水滙為彭蠡亦可以互見矣此古人敘述之精雖不費辭而一分一合脉絡昭然自見今讀者不細考而妄疑古人疎略誤矣

九江彭蠡

先儒有九江彭蠡辯其辯九江則是而辯彭蠡則非彭蠡乃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為澤則固江漢之所滙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滙而入湖盖江

流浩渺而其下束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
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
仁者問其故乃舟乗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
故江水之滙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
自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滙澤者為
漢水邪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其
勢不得不以漢水為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滙澤為彭
蠡即江漢共滙可知矣不成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滙

澤為彭蠡然後為明白邪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滙不當曰東滙滙既在南則當曰北為北江不當曰東為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為可笑盖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别入江則析而南流與江相合仍舊東流而滙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滙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滙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滙澤之後不云東為北江

而云北為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横入淮河矣

三江

三江既入疑當從蘇氏之說以漢為北江岷水為中江豫章水為南江蓋揚州之水莫大於此經隔千餘里以入海安得舍此不録而録震澤下之三江也邪傳者疑三水既已合流為一不得復分為三江不知大小相埒各能達海故雖見其合而仍以三江書以伊洛瀍澗入于河江漢朝宗于海推之可見不然何故於大别明紀

漢水入江矣於滙為彭蠡之下復分漢為北江岷為中江乎且不以岷水為南江而云中江則隱然見別有南江章水是也古人紀載詳密而不費辭類如此非後人所及也

禹貢體製

洪範禹貢其文相類洪範則先振總而後開列九疇禹貢則先條列九州而後振總導山所以總九州之山導水所以總九州之水內之為九州外之為四隩高之為

九山下之為九川小之為九澤大之為四海此總言水土無不平治也六府孔修所以見九州物産之充足正庶土以底慎財賦所以總九州之土貢則三壤以成賦中邦所以總九州之田賦種藝之利不通於夷裔此田賦所以止於中國也水土既平然後財用充足財用足而後可取於民故較土田以定貢賦貢賦定而地之廣狹可見故可以錫土姓而建侯國夫如是則所以經營天下者已備可以無為而治矣故祗台德先而莫有距

違者焉所謂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者此也

五服

五服五千但大約立法如此耳非四面截然正方真如棋局也堯都冀州冀之北境郵得二千五百里邪古今天下止有許濶其土地所産大略相同如舜封象於有庳羲仲測日於嵎夷禹南廵於會稽導弱水至于流沙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謂周人九服増地一倍者妄説也荆揚土貢多於餘州今亦未見有加於古貢

象齒則地盡南海可知冀北土貢止皮服古亦未見有勝於今謂古今土地有盛衰不同者臆說也譬之夏后授田五十畝至周人增為百畝夷畎澮溝洫破涂路遂徑不大煩擾邪其所井之田安得皆平原廣野高下如一邪要亦因其可井而井之其不可為井者則亦品搭多寡以授之使如井田之數耳五服之制亦由是也

東漸西被

聲教至於海濵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蓋海島之夷

與流沙以西之戎狄咸賓貢於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於海且漸入於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

禹錫玄圭

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玄圭何也蓋為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人舉舜而云師錫帝曰蓋為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

禹貢之作

禹貢非作於禹治水成功之時必後來追紀之書其間如云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如東漸西被之語皆後面追述之辭豈禹八年而水土平民方脫於昏墊敎化遽能大洽固無是理也且其間如兖州田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夫水平之餘又使耕治十三年方取其賦豈逆計其年歲而優之邪此必取賦後紀録無疑也且舜竄三苗曾幾何時而於雍州已言三苗丕敘此豈水土初平紀録之語邪

甘誓

乃召六卿

六卿安知非王朝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武王伐紂故諸侯則司徒司馬司空佐行天子出征則六卿隨往亦常理耳

三正

怠棄三正傳以為子丑寅之正不知王朝須朔三正並須於諸侯邪抑止須寅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

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或者以為禹論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為諸侯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絶之也其説為優

胤征

聖有謨訓

聖有謨訓至邦有常刑是先引格例其或不恭謂各敬其職非指為恭君也若專以諫君為恭則羲和非以不

恭君而受伐

先時後時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此特為歷官誤筭天象不可準信重其法耳而非謂凡百官作事違限者皆殺也

其爾衆士懋戒哉

懋是勉其所當勉如威克愛之類戒是戒其所當戒如愛克威之類

仲虺之誥

民墜塗炭

民墜塗炭只是陷民於水火耳塗非真指泥也泥何能為民害惟水能殺人

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二句當從真氏之說盖兹者此也指伐桀之事而言之也湯以為不幸處君臣之變而仲虺以此乃率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盖治則戴之以為君者常道也亂則誅之以救民者亦常道也變而不失其正即所以為

常也故湯則駭之以為變而仲虺則視之以為常

惟王不邇聲色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懋官懋賞用人改過克寛克仁是歷數湯之善行彰信兆民是總言其善行之足以取信於天下非特指寛仁一事而已傳者失之

初征自葛

湯征自葛民徯其來蓋苦桀之虐而欲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耳傳引呂氏之言謂其征伐之際唐虞都俞揖遜

氣象依然若存無乃大巧而不切於事實邪

推亡固存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夏有亂亡之形不可不滅是乃理勢當然非湯欲圖其天下也此猶是釋湯伐夏之慚非勸勉之也當以林氏之說為正

懋德建中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此是儱侗大綱言之言當明教化以立个準則於天下如親親使人各親其親長長使人

各長其長如此而已至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說得嚴密正是垂法後嗣不可有豪髮過差蓋湯為創業之主非特天下之所取正亦後嗣之所取法者也茍有一豪不中禮度則後必有甚焉者矣傳者以後二句屬上文非是

慎終惟始

慎厥終當思其始而謹始之道無他惟殖有禮覆昏暴賞善而伐惡是是而非非如是欽崇天道則自然可以

永保天命而有終矣不然則今日固代夏而王矣少不加謹安保後日不為人所滅乎

湯誥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此二句當作一連説夫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然如草木之榮茂而可觀矣若説天如草木不成義理

凡我造邦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四句正是誕告萬方之要語前二句是禁止之後二句是開導之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蓋使天下皆化於善而不陷罪惡方是人君能克綏厥猷也林氏之說為長

伊訓

元祀十有二月

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見於詩書周禮詩有七月流火與四月維夏可見其云一之日二之日者變文耳非指此為一月二月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若以子月為正月則仲冬嚴沍安得始和二月掌判會萬民使合昬此必令之二月未必臘月也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四時皆未嘗改獨有所謂正歲者則正是以十一月為歲首故喚作正歲如月令是秦書則以季秋之月朔須來歲朔於諸侯是秦分明以十月為歲首而未嘗以為春

正月也商書元祀十二月皆是以首月行大事何嘗改月數乎惟春秋改之不知是魯史改之乎抑朝廷改之乎論語莫春浴沂雖不見是何月然所謂莫春必令三月若以子月為春則莫春乃正月北方正月氷猶未盡泮安可浴乎先儒疑之故以為上巳祓除又云地志以為有温泉皆意其為天寒而未可浴也然既已服春服又乘風舞雩壇豈可謂寒邪其為今之三月無可疑者是孔子之時猶未改也獨孟子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

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則已改之但孟子又出春秋之後其改也宜矣竊意周初未改及春秋然後改今亦未見改自何時但於春秋可見其改耳然若非春秋改則周用子正於他書皆無可證驗先儒有謂武王以十三年滅紂就改十一月又就改為春則無緣後面周公作詩作周禮皆不遵用新正朔而止從其舊此為可疑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則恐商周四時與夏實不同故夫子欲改而從夏不但更其歲首之月耳

一說正魯史改之蓋武王定天下改用子正不過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月數實未嘗改故正以詩書所引皆坦然無可疑者至魯史則以周公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於周室為懿親於姬姓之國為最長而天下諸侯於是乎觀禮者固當遵用周之正朔以率先天下其改之宜也夫子修春秋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亦因魯史之舊文載當時之事耳

布昭聖武

湯布昭聖武猶云懋昭大德蓋湯欲誅暴救民不得不用武耳武曰聖武猶德曰懿德而布昭則是湯稱舉而發揚之而謂湯之德威敷著於天下非是

今王嗣厥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蓋言前王以武功取天下後王當用文德以致太平所謂德者不過愛敬二端而已蓋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愛親是仁敬長是義二者出於

人性之自然一陰一陽相為對待猶春生秋殺然盖一於愛則流一於敬則離二者不可偏廢也人惟愛也故惻然而有所不忍惟敬也故肅然而有所不敢不忍不敢而後君臣父子長幼貴賤得有所繫屬而不離相安而不亂故治天下之道莫切於此彼百姓之不親是不知愛五品之不遜是不知敬不愛不敬而後大亂生焉故親親而人各親其親則一家興仁而一國興仁矣長長而人各長其長則一家興讓而一國興讓矣大學所

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皆此道也

先王戲肇修人紀

先王肇修人紀以下是歷數湯之行事以見其積累之勤苦蓋戲肇字與以至字相為首尾言由其始於如此其所積累不亦難乎先儒誤以戲肇字專屬之修人紀遂以為湯始修復人紀非也

嗣王祗厥身

嗣王祗厥身與後面祗爾厥辟相似言當愛敬其身不可以縱欲敗禮度是輕其不貲之身也

太甲

顧諟天之明命

天之明命只是天之眷命猶云畏天之威相似大學引此以釋明德是斷章取義如緝熙敬止之類今釋書者豈得反據大學而指為我之明德乎若以為即明德則

於後面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將何以釋之乎謂之明命猶云元命大命皆雅其稱謂耳

慎乃儉德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總言以戒其縱侈之病下面若虞機張省括則釋是申之以譬喻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是正言以盡其意蓋射者猶不肯妄發人君安可輕動而不思為長久之計乎凡事皆有當然之則一定而不可移者所謂止者此也人君要道敬守此理不敢踰越

但有所為一循祖宗成憲則便是能慎徳而可以久長之道也大臣安得不歡喜而後世安得不仰其令名夫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為臣之道惟知媚于天子而已今伊尹有以懌之言又有承王之休亡斁之語使太甲而縱欲則伊尹遂可厭之乎是不然媚于天子此人臣事君之常道而伊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其所為安可以常理拘也觀其自謂予弗狎于弗順而放太甲于桐則可見矣然而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不可以為常法也

視遠惟明聽德惟聦

視遠惟明聽德惟聦傳云思明則所視者遠思聦則所聽者德非也人情事生則孝事死則忘矣接上則敬接下則慢矣視近則明視遠則昬聽佞則聦聽德則惑猶魏文侯所謂聽古樂則卧聽鄭衛則喜不知倦人情大抵如此故當有以矯之子張問明夫子告以不受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者可以謂之明又可謂之遠是以遠與

明對言遠亦明之類也與此視遠惟明不同其註引之誤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辯言亂政吴氏謂太甲所失者此非也太甲居桐三年百官總已以聽冡宰政事皆出伊尹今而後復政厥辟伊尹將欲歸休伊尹深慮已既退休則必有讒人交構長短以求媚其上使太甲悉反其所為者太甲若誤信之則國之禍必自此起此君之所當戒者若人臣則功

成身退以謙遜自處庶幾可以保全功業不然則患失患得之心生而禍亦由此起矣此臣之所當戒者如周公復政成王有明農之志亦不能無此慮故一則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一則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惟恐己退而君有變更於其間也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

德是總言師則指其人善則指其行事人君居天下之

上其德必首出衆人而事事盡善乃可然豈必生成我
亦取諸人以為善而已故德不可執一人以為師但是
善者皆可以為師善不可執一善以為主惟協合於一
而已蓋欲其悉有衆人之萬善湊成自己之一德耳苟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民主無與成厥功安可自廣而
狹人哉其與孔子所謂一貫者不相類與精一執中之
言亦不同彼是言作事要常適其中此則欲取諸人以
為善耳

盤庚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傳謂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觀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今乃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說命

若金用汝作礪

金而無礪一器之不適用耳其利害所係者小巨川則日涉者衆若無舟楫則所係者大矣然但涉者病之其不涉者固未害也若歲大旱則舉天下民物之命皆懸於一雨其不可無也必矣故曰三語雖若一意而實一節深一節者此之謂也

若跣弗視地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與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語

不倫意亦不相對値竊意前二句是古書後二句是傳會

　　后從諫則聖

聖者通明之謂作事無纖豪過差以其能從諫故也至於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二句說不通后以從諫而後聖是聖由諫而後得也如何聖而後臣方諫之

　　惟天聰明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承上文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而言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是因承以大夫師長惟以亂民而發天則聰明聖則立法臣則順君民則從治各有體式其理勢自當如此下二句不是憲天之效憲非效天乃是立法

惟口起羞

言語是宣文教甲冑是供武備衣裳是命有德干戈以討有罪人君為治惟此四者能審所當用而不失則言不至於起羞甲冑不至於起戎以賞則勸以討則懲無

所往而不善矣故曰允玆克明乃罔不休

惟厥攸居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兩惟字皆訓作思一句是一義以下句為上句之效者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

爾惟訓于朕志是欲其格心非徒然輔德也蓋志者心之所之欲有所向而未見諸行事者也人臣匡君於此正之則易待其見諸行事而正救之則難蓋人君之志

慮不可少有所偏當適其中而後可故辟之作酒醴爾必思麴與蘖辟之作和羮爾必思鹽與梅夫偏於麴則苦偏於蘖則甘有鹽無梅則鹹而不可食有梅無鹽則酸而不可食故曰爾交修予言當兼致其力而不可使有所偏也此志既正則作於其事發於其政安有不善者哉

惟斆學半

傳謂敎人所得居自學之半蓋敎學相長此理固有之

但傳說此言為高宗而發不知高宗學成之後使之轉敎何人方可以足成邺一半若不敎人則高宗所學終是不全矣以此觀之則敎者止說得一半學者當自用功如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之類未見其為愉巧也

四海咸仰朕德

四海仰德時乃風風非敎也蓋說之出也異乎尋常命相故天下皆翹首企足而望之曰後有下令而異於前者必新相格君之功也是其風聲足以聳動四海耳非

教也

對揚休命

對揚休命對者酧荅其所言揚則稱舉之所謂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是也非所謂對以己而揚於衆周書用荅揚文武之光訓亦此意葢古文書出於一手故其言每每相重

讀書管見卷上